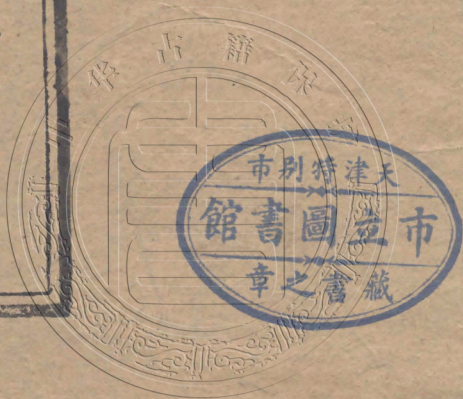


鈴山堂集



序

文華盛紀序

贈石潭汪先生序

贈大宗伯夏公序

送邱潮州序

送翁少叅序

贈李宗介序

送僉事李君序

贈王子儀序

鈔山堂集卷第十九目錄

贈胡用甫序

贈嚴明府序



一序

文華盛紀序

文華殿爲我朝列聖講學之所，皇上懋崇正學，慎徽彞典，顧殿之東，畫簷設佛像，乃命撤去，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數聖人製主設位而祠焉。冬十二月丁丑，惟奉安之期，夜漏四子刻，上親奠告，輔臣禮卿請讀儒彥成頌，在列籩豆苾芬，燈燭燦輝，仰瞻在上，如數聖人復生，旣上御西室，天顏睟怡，工音煥發，進諸臣而廟之曰：朕奉聖師以爲景慕，進修

欽定四庫全書  
欽山堂集卷第十九

之地，然啓沃交修，實望于卿等罔朕棄于時，諸臣咸踴躍感奮，自虔夫千載一時之遇，禮部尚書臣時退則恭錄聖製祠告之文，祇承之，論及諸臣陳謝之疏，刊爲書以昭示天下，而謂其僚嵩曰：子宜叙夫所以刻茲編之意，臣嵩謹拜稽言曰：皇上茲舉也，而衆善具焉，正祀一也，原統二也，納誨三也，佛氏之說，乖義數倫，誣惑民志，夫正祀則異教屏矣，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君君師之位也，而教以行道於上，周公孔子雖無其位，而有其德，制禮述經以明道於下，聖聖相承，繼天立極，實啟道統之傳，九萬世帝王之師也，夫原統則聖學明

矣山嶽集土壤以成其高河海得衆流以助其大明王  
藉賢正以弘其德昔高宗於傳說期之以啟心沃心喻  
之以鹽梅舟楫夫納諫則衆善達矣夫是舉也三代而  
下吾未聞矣嗟夫非大聖人其孰能與於斯此天所以  
開億萬載太平之休豈偶然之故哉夫摹天地繪日月  
則難爲工 皇上聖德峻功宏謨盛製詎可以言詞殫  
述茲紀也特 文華之一事耳而下土之臣誦不煩之  
文仰惟皇之極其有不遵義廸德復性合中者乎 臣無  
似願與臣庶共勉之茲固臣時所以刻茲編之意也

贈石潭汪先生序

鏡潭集卷五 序

二

石潭先生既謝事居蘭坂之上境號殊絕兩溪環流奇  
峰萬疊烟靄蒼翠恍與世隔良田平野魚稻蔬果無求  
于外而足予往歲北歸自上饒趨弋陽捨舟問道所由  
以候公時日將晡山行三十里深阻蒙霧稍近聞溪流  
澎湃洶號萬木間涉溪尋徑以抵公之樓秉燭促席語  
如夢寐翌日周覽溪上還坐蒼碧之樓公指山雲語予  
曰子知夫雲乎始觸石冒嶺才膚寸碧耳稍淺洩然蓬  
蓬然其碧漸增其層見溢出輪囷疊積瀾漫勃鬱隱見  
諸峰間積已候散或散而後積頃刻萬變而吾得靜觀  
焉蓋樓之勝於是爲最故以層碧名焉萬起俄然曰公

樂於此乎夫君子遭難之理奮庸歷績使君受其善  
德澤加于當時名聲流于無窮是故嘉唐虞於上世而  
殷夏於中古許身稷契邁迹房杜斯哲人之令猷志士  
之休烈也其或遇合垂於幾微常變形於造次江海懷  
魏闕之憂平居興漆室之歎則有撫景不怡當食忘味  
者矣若夫茹芝商巖洗耳潁濱麋鹿之與處援狄之與  
居置理亂於弗聞託高閒以自佚韓子所謂獨善自養  
不憂天下者之所安也豈世所望於公抑公所自待者  
哉公嘿不應于是予來京師二年矣聞公攝養益完闕  
距益固縉紳大夫道境上有欲造者往往以疾辭雖親

鈴堂集卷五

序

三

識罕得見其面仲氏少季公築第邑之西谿歲時往來  
山中相對觴咏賞析爲樂予方恨二公之遠奉教之無  
期也爲造雲山之歌以寄予仰止之思因季氏侍讀君  
有之歸而獻焉以爲公詩歌曰萬壑兮千峰宛天臺兮  
崆峒被幽巖兮芳菴蔭日石兮長松山中兮何有白雲兮  
日霏霏以承露辛萸葯房兮薜荔爲牖我處我遊兮樂  
且無咎雲出兮英英矯游龍兮上征雲歸兮何所忽聞  
寂兮山之岫賈舒卷兮何心我嘯我吟兮我道與伍嗟  
山人兮列仙佩明月兮陵冠騎玄鶴兮下上巖松苓兮  
承年羣龍兮滿朝威風兮天路塞胡爲兮山中獨淹留

今逢春泰雙桂兮瓊枝望雲山兮孰知我思

贈大宗伯夏公序

今 天子以上聖之資稽古崇禮圖惟治功期登斯世於三五而猶以知人得賢爲務之先公卿而下或謀揆政治或正定禮樂或賡歌風化皆得密邇袞黼親承詔諭其有竒才瓌行足當大任者必簡在 淵衷旣久而親試其然後超用以觀厥成若今大宗伯桂洲先生夏公其一也公始起官給事中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辨忠邪擢僉倖糾弊隱軍國大政獻替爲多巋然諫垣之望然未有以表異也會建議親蠶及郊廟諸禮一日

徐雲集卷十九 序

四

天子召見便殿賜敕若曰爾自居言官多所建白皆爲國爲民甚有裨益而耕蠶二事又見所以爲朝廷廣思忠愛之心朕特嘉爾忠賜四品服色降勅褒諭於是在廷之臣莫不動色悚歎以謂 上簡注於公者久矣自

是親寵日隆未幾陞侍讀學士仍掌諫垣又特賜金犀束帶未幾陞少詹事召入翰林爲學士未幾進貳禮部遂正位宗伯未及期年超進六列晉錫便蕃冠絕倫類觀公所遇合豈非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哉嵩嘗感於古君臣之際矣雖有興理願治之君而不得其臣德業無自而弘雖有懷竒抱傑之賢而不遇其君謀謨無自而

君夫華野膺三聘之勤版築副爰立之望不可尚已後  
世若唐太宗馬周一見歡若魚水言聽諫行顯爵美秩  
畀之無所惜宋哲宗拜蘇軾翰林學士賜對衣金帶夜  
召禁中嘆曰竒才使二臣者不遇二帝亦坎壈羈旅沈  
鬱庶僚耳然周以常何之薦軾以神考之知若公者非  
有因緣憑藉之資崛起恒列躋於大僚茲實惟 聖天  
子知人則哲之明遠追古帝王而非後世之君所能及  
也嵩憶公始釋褐時嘗召試館職有司者偶失選掄當  
時論者深致夫遺珠之嘆詎知夫材鉅者用宏積厚者  
發駿天之成就英賢故自有在耶公方爲霖爲礪摠堯  
舜君民之志匹休古名臣之業以贊翊我 聖天子中  
興之盛治所謂馬周之奏疏蘇軾之文章蓋不足爲公  
道矣而遇合之竒適有相類者故予特備論之以詒諸  
吾黨之士相與慶公之有遭而觀其成焉

送邱潮州序

潮爲州在南海萬里外限以五嶺匯以重溟鳥道蔽日  
鯨波浴天島夷卉服言語莫辯前代仕者恒弗樂至其  
地韓文公至其地人始知書則去中國遠且陋固然矣  
明宅有天下環海內外視同戶闔置吏分治其守長缺  
率簡廷紳有文行材請者往踐其任擁傳褰帷崇顯威

重典以神滄潮之士觀藝上國別策與科召居金馬不  
渠之署彬彬然與國士偕焉夫其生窮海之岷葦獮陋  
之習與文儒之教非皇化遠被耶化之所被雖草頑類  
飛走異彙罔不咸若今之惡溪有冥頑不靈爲民害如  
鱷者乎異時鱷雖冥頑不靈爲民害韓公文而驅之鱷  
輒避徙去異類猶爾矧今士皆知學文教蔚興時乎然  
則潮之俗易論其民易格其爲令易行化易洽可知也  
禮部貞外郎邱君王靜擢守潮州君之去也無昔人不  
樂至之嘆奉宣天子德音治教斯民吾知其易易然  
矣予聞潮之東有山焉韓公嘗登覽植木其上邦人因  
稱其山爲韓山木爲韓木景仰嚴祀有堂有祠君子流  
風遺澤爲世所慕如此王靜其尚往而求之哉

送翁少參序

餘嘗集卷九

六

德與位其進也必有漸乎王者制用賢之典布內外百  
執事以分理天下之務掄才許考小大承序摩以歲月  
使其人安乎其卑而須之以久觀乎其成而無覲乎其  
速涵濡培殖以粹其德也更嘗練習以達其材也砥礪  
濯磨以潔其操也三者君子所以漸於進也易漸之諸  
爻皆取象於鴻夫鴻之爲物時至而羣序自子而磬而  
達有漸進之義焉今夫木之始生也拱把離丈耳其既



盛也鼓之以雨風飽之以霜雪厚之以土壤挺然勁蔚  
然喬矣其久也橫澗絕壑干雲霄而蔽日月矣無他進  
有漸也君子蓄德居善以馴致崇顯何以異於是翁君  
進吉起家蜀瀘觀藝於京師銓授得吏部司務君低徊  
其間餘七年稍遷祠部員外郎進主客郎中又三年擢  
拜廣東布政叅議於是去下而卽崇矣其寮案榮之裨  
率請於大宗伯李公屬予言以爲行贈予知君質厚不  
浮敦樸有裕營職治事循循然安之所謂須久而不失  
其漸者歟往哉無亦惟是令德之是圖焉振儀天路作  
棟明堂吾於子乎觀之矣

鈴壘集卷九序

七

贈李宗介序

宗介將之泰安之任今大宗伯序菴公其伯兄也公語  
之曰士筮仕得五品秩爲大夫出專方州不已榮乎饑  
寒疾痛下有欲也於我乎求遂簿牒期會有委也於  
我乎責成不已難乎夫屢寵思辱若難思殆子如何而  
可宗介蹠以請曰願有教也他日公語諸嵩曰吾弟翁  
介人也少從吾學日坐一室執冊而誦思顯顯然疾風  
冥雨之弗知也非其人不妄與之交性所不合不與之  
言吾患其不諳於政也嵩曰夫狷孔子之所取也宗介  
誠狷於守官也公無患耳矣夫人之性各有所愛也尚

大者喜功真智足以集務其弊也或放而不制惡通者明節其執足以矯俗其弊也或隘而少容均之非中也君子曰與其放也寧隘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夫不爲者有所執也猶然後能執夫苟有執矣必能決擇于是非取與之間不爲物屈不爲利疚將於道幾矣而奚有於從政哉雖然吾有以告宗介詩有之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宗伯公明德令望含和挺直粹然中正而天下儀焉宗介其亦歸而求之哉凡與宗介遊者皆公之門人及禮部之屬也各賦詩餞之嵩承公命序之

鈴室集卷五 序

八

送僉事李君序

李君宗周將之四川按察之任人或曰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以代之夫俎豆軍旅異習州邑蠻貊異觀禮樂政刑異施今之按察冠惠文衣繡乘傳按行所部察冤抑糾貪墨其官刑官也李君造屬乎春官之署耳熟典章目習儀數愉翼周旋優柔乎中行不矯厲言無朴囂一旦操吏案與珥筆者侶責以獄訟之事無乃異乎予曰不然也夫禮與刑其異體同用也經緯品節整齊民志是之謂禮束縛芟刈禁戢奸慝是之謂刑昔者聖王防民之欲爲禮以制之爲之宮室車輿之

是有等爲之衣裳組纓之類有武爲之尊羹壘爵之類  
有度有朝覲聘問射御師田之典有冠婚喪祭之儀使  
民習而行之不敢踰後冒僭遂其非分之爲其久也遷  
善遠罪被教成俗而忠信仁義興焉自夫禮廢而後民  
蕩民蕩而後日陷於刑辟而莫之禁由是不得已而用  
刑焉故禮者止其未萌者也刑者禁其已萌者也異體  
而同用也夫禮樂之教四達而天下治今 天子稽古  
崇化超然遠覽三代聖王之制興舉曠墜釐正訛謬條  
析儀度粲然大備傳曰禮樂百年而興者其在茲歟海  
內承德仁義中順之行典政簡刑措之治致吾於李君  
之行觀之矣

鉛書卷九

序

九

贈王子儀序

洞庭山在震澤中氣狀淑特涵浸巉鬱爲吳奧區少傅  
守溪公以名德大老實居其間高風峻節震耀海內  
天子特遣大行人持詔卽山中之廬致存問焉欲起而  
授之政公曰吾老矣不可以復冒寵祿屣脫世故惟與  
沙禽野老追逐於雲月之間嗚呼其誠樂於此山者耶  
君子進則坐於廟堂得君行志致理於天下退則處邱  
壑著書明道以覺來世公在正德初入筦機務值權姦

而國奉身而退茲歸十有餘年日惟勸書著文精奧

遠極作者之趣而此則公雖未竟其彌綸之業而傳  
作則卓爾大雅振起斯文之衰非來學之幸耶世之學  
士大夫思考德問業庶幾一造公之堂而湖山夔僻渺  
不可卽則往往幸見其嗣人詢公之起居時問訊以政  
夫仰止之私故子儀之官南都也人之愛之者有加焉  
子儀公之仲子也以蔭補南京督府都事靜慎而和巽  
恭而執禮被服無華章人之愛之又以其能子也故其  
以三載考績而歸也衆相與謀繪圖賦詩佐其稱觴之  
慶而嵩遂書所以爲公壽者致之俾歸而獻焉賦者公  
人出翰林者五皆公之門人也其三人同里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贈胡用甫序

祿與位世所慕以爲榮者也父母以是望其子子之欲  
孝者以謂非是無以慰悅其父母之心讀書爲學纂言  
爲文凡以爲仕祿之具而已是故雖有賢者不能以自  
振也昔者七十子之學於孔子也其得以孝稱者曰曾  
子閔子而已曾子弊衣而耕于魯之野閔子辭季氏之  
罕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汝上矣夫二子者未聞其  
祿仕也學於聖門德成爲大賢名在萬世其所以爲孝  
者如是耳矣今世之士不務曾閔之學必謂祿仕爲足  
致孝其親則是今之士之孝其親獨優於曾閔者耶

唐陳胡用甫氏始舉於鄉既而連舉進士不第來西蜀  
學於後渠崔子之門崔子者文學論議高一世罕所匹  
其獨心備用甫語與終日用甫嘗學於西泉劉子爲下  
文詞簡健有法又嘗學於陽明王子習其說而宗之夫  
學以適道則不誠取正於君子則是非不謬德以彌之  
藝以祿之祿與位雖未至其得爲用甫病耶用甫聞來  
語予曰二親年並六十羈業于茲不能有所順適其志  
若欲得予文爲壽者予故以是說張之書以壽翁孺人  
且諭諸鄉人曰無徒榮彼而易此也

贈嚴明府序

鈴堂集卷十九序

七

予聞今之最吏也曰其賦集也其訟理也其役均也其  
豪右戢而善良者怡也賦之弗集訟之弗理役之弗均  
豪右肆而善良者弗極斯賦曠其職宜殿且罰賦集而  
已矣訟理而已矣役均而已矣奸戢暴禁而已矣亦吏  
之常事不足道也昔者君子之論曰德成而上藝成而  
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夫仁義塞其中忠敬廉讓出於  
躬而孚乎其入所謂行與德也可尊者也師辨衆祝史  
辨祀吏辨文法所謂藝與事也可後者也先王之世右  
賢左能其始也考行察里其舉而授之位也則公卿庶

官得其才後世科擢取士之制與而國論不及乎里

巷之實士之進者類以淺薄浮曼之文而其試吏也又嘗出其辨智敏給之才皆足以取譽也雖有好修之賢而才與藝或詘則世稱之者亦少焉厥君季祥歸安人也數舉進士不利乃就常格得一令詔吾邑君之爲邑四年矣集賦理訟均役戢暴不遺餘力校其能固不盡出世吏下也然君子所稱異於是曰君操志謹潔自其窮時物無苟取無飾行無詖詞其爲仕也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欲爲每飯脫粟安之嗟夫其所謂行成而好修有里巷之實者耶君將奏績於朝予故著是說以張之俟夫司陟明者擇焉

徐道卷五序

七

徐道卷五序

序

贈太子太保元輔李公序

送戶部尚書秦公序

贈太宗伯月湖楊公序

贈大宗伯張公之任南京序

少司徒吳公考績序

少司寇胡公赴召序

贈陸選之序

贈李運司序

贈易揚州序

贈蕭掇寧序

鈴山堂集卷二十

目錄

序

贈太子太保元輔李公序

海之大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天下之水至自江淮河漢  
譬若輪約然方其破崖斷辭封邑排沙石委折而東下  
亦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江之水不與淮謀河之水不與  
漢謀輪約於海若同心然是故有容莫如海今夫大雅  
宏達之君子蓄德積望登庸廟朝爲天子之相環天下  
士奔走王國何啻江淮河漢然其輪約於天子之相也  
各以其道至智者以謀勇者以功瓌藻者以文忠樸者

鈔山堂卷二十序

一

以德而皆天下之才也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至而相  
道愈光是故晏然廟堂不動聲色士無賢不肖樂出其  
門下武夫隸人亦莫不想聞其風采觀之爲快而天子  
實恃以爲安此其樹風聲而布德澤也豈不遠哉嘉靖  
十年天子虛內閣之位久難其選中外之士相與議  
曰必序菴李公其人已而 上出手勅果柄用李公士  
則相與賀曰是所謂休休有容者非耶公昔起翰林爲  
編修已頎然有公輔之望及陞侍讀諭德學士歷二十  
餘年乃晉貳禮部遂正位宗伯當 聖天子禮樂維新



稱爲大宗伯而不名特賜玉帶銀章 璽書褒諭今晉  
秩官保眷遇益隆而公謙慎抑畏常如一日未始少易  
其素平居無疾言遽色掩覆人過推引後進樂善如不  
及其以故縉紳之士覲德誠服者不謀而同詞焉昔之論  
相道者必以蒐揚善類集眾思廣忠益爲賢然則光輔  
太平弼諧 中興之治公其果慰於士大夫之望哉公  
河間任邱人也其地實在瀛海之間嵩嘗以謂雄波鉅  
浸吞吐匯積鍾美孕粹必有異人者出焉觀於公偉度  
弘量其信然矣河間之仕於 朝者謀屬言於嵩以爲  
公賀嵩昔在禮部獲辱寮宰涵沐淵懿竊自謂知公之  
深而識其大者故借海爲喻

鈴臺集卷三序

二

送戶部尚書秦公序

禹宅百揆皋陶爲士夷夔典禮樂垂共工益掌山澤聖  
人之於國也用當其才而已矣夫舜之時賢才豈可勝  
用哉然選於衆以爲是數職者非禹皋陶夷夔垂益不  
可也而禹皋陶夷夔垂益者卒守其職而名後世然禹  
皋陶夷夔垂益之才豈顧偏長於是哉惟上所用試而  
甄故故賢才之名世也藝用於用而已矣嘉靖改元之

初 天子遼東名德以補庶位一時諸賢彙進論者欣

然冀請有虞廷之風焉于時楊山秦公自都御史巡撫

湖南召爲戶部侍郎公始舉進士爲戶部屬郎有各而  
久于其政其來戶侍也其尚書爲孫公事多咨公以行  
今年二月拜爲南京大宗伯其秋八月改大司馬奉勅  
兼贊機務閱兩月竟召爲大司徒蓋公之才無所不能  
而司徒之任必授之不釋者詢謀僉同歷試旣效之意  
也今天下大政寄六部司徒掌邦計財賦調度金穀出  
入緒錯務殷其任爲難比歲不登財匱而經費不給尤  
難也然則調劑營度使公私給足而民賦可經官用有  
節而侈濫以革非公其誰賴哉夫器隆然大者所受必  
弘山嶽之崇鉅也出雲雨而被四海公克養有道其德  
粹然謀謨經畧民物陰受其福而不自以爲功所謂藝  
周於用治職而名後世以匹休古大臣君子之事者豈  
不信竊以是望公於其行也同留務魏國徐公保定侯  
梁公來屬贈言遂書以爲贈

贈大宗伯月湖楊公序

政與學有二乎哉儒者明于仁義禮樂通乎古今治亂  
之理以至損益廢置始終緩急之宜無不知之其處一  
室而慮周乎九州四海之遠其出而效用小之釐百司  
之務大之首丞弼之任無所施而不可何則其爲道也

舉乎實用而非空言其爲事也達乎至理而非文具後

士論政者乃或本千學而志道者或不及於事蓋有  
繩趨尺步爲謹巖棲谷隱爲高辨文析義爲奧問試之  
政或迂僻固滯而莫能通至若應時達務剴繁理劇者  
問之大道則又忽焉不加之意而政與學二矣豈不重  
可歎哉大宗伯月湖先生楊公蚤有志乎斯道其學以  
伊洛考亭爲宗而潛心當世之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  
役以至星曆美數之微莫不論著商確條理粲然要其  
所自得者深矣考公仕宦所履歷在諫垣劄切時政凡  
所建白闕涉大計歷脚寺進貳禮部皆居南都號簡逸  
而嘗兼攝工刑之政卽寃意殫力若真爲之迎刃發劓

銓賞卷序

序

四

人輒稱善尹京府時利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尹所未  
爲者蓋公之學歛而愈章施而不窒明體以達用者乎  
然嵩嘗以謂百司之務凡有才智幹局者皆能之至於  
文章言議推理明法援古據義於以決疑定是論道弘  
化者非儒學之臣不能也若公則真其人矣公平生論  
治以君德成就必講學親賢爲要前後章疏屢屢言之  
今天子進學之初取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撮其切要  
釐爲節畧上之使進而居密勿從容之地沃心輔德禪  
益不少惜公旣老而歸矣古之君子負堯舜君民之志  
者不必其道之果行其思而寓諸著述以明斯道於來

使推考其蹟而行之其所及者尤遠則公之用所未  
究者其有待于此乎公行矣南都之公卿自君守之長  
至百執事悵悵然以儒者之去爲惜所謂疑孰與實政  
孰與諂而處考德問業之士孰與依歸矧嵩也鄉後進  
尤不能釋於情者故敬以是贈焉於予公其何以教之

說

贈大宗伯張公之任南系序

荆與岳跨漢之南爲州壤表而流匯炳靈毓秀而元夫  
鉅人出焉有若文定楊公居萬鉉典密務有若文僖黎  
公登廷魁值宗伯兩公相望先後文章德業輝炳一世

衡山集卷五序

五

乃後四十年則有今陽峰張公云公舉進士甲科讀書  
中秘既乃職太史拜宮諭學士揚英振翹文望蔚起

皇上緝熙聖學簡儒臣六人日侍講啜公忝其間公器  
貌端厚進趨雍雅敷陳古訓明鬯剴切上每注聽焉

冊立皇太子妙選宮府庶僚公以待講學士兼詹事  
府少詹事隱然公輔之儲矣會南大宗伯缺員下廷推  
至再凡擬四人以上上特以授公蓋重其選也公與

文定生同邑而鬢亂時及受業文僖之門文僖固嘗以  
國士奇之妻之以其孫女今之往也實踐文僖舊所居  
之位行且被召命人輔左右殿殿乎匹休文定之芳躅

矣嗚呼維楚有國固多賢也子謙洪魁才之也而身雖  
爲世用不獨爲其一鄉之重而已而自一鄉論之其風  
氣之感召師友之淵源容有不可誣者公往在詞林  
養負挾見諸啟沃論撰者彬彬乎其盛矣而施于有政  
寔自今始今兩京六曹並峙體勢惟均南京爲我  
祖肇造之區品式章程具在有司百餘年來防葉滋地  
禮文百度諸司庶府求正而取咨者惟公是望也公往  
哉出其素所閱歷諳練之餘普駕輕駟就康莊若執書  
券定衆志不但作式留都且爲他日贊元經化之地矣  
高也獨靡于茲幸公之共寮案篋鏘礪括羽之益爲多  
而今則遠別以去能無介于懷哉故于九卿諸大夫之  
合餞以觴也特以是道公之行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言生有自也又曰維申及甫惟周之翰言出有爲也

少司徒吳公考績序

處煩任重令修而政通民輯而邦理功之著也夫是之  
謂才守道直已細矜而獨慎德立而譽光節之美也夫  
是之謂行才行備夫是之謂士然予觀夫士方年壯志  
銳意有所慕立名喜功之氣勝蹕厲奮發以美才奇節  
自見世多有之歲月既移所慕者獲能不自怠者鮮矣

歷蹕禍難頓蹄因贖終始不自悔者其尤鮮哉南京戶

部右侍郎本湖吳公早有卓行舉進士卽書言民所  
利病已駕軋行輩旣而歷郡邑陟藩臬副都臺出入兵  
戎錢穀之寄幾四十年前後抗疏論事無慮數十中間  
忤權闖得罪幾斃蓋今天下論舉難事劇司有餘力者  
論特立果行禍變不懼者必僉曰東湖公云公頃自湖  
南召入爲兵部侍郎數日而有南京之命或意公不能  
無少望且囊括臍噬將亦少懲矣然公無幾微見顏面  
動勞治職弛張興革勇往直遂壯銳者所不及復條時  
政十二事上之蓋公果毅揭揭自樹性然也當其意所  
獨至卽舉世非之不沮不回政暇則繙閱羣籍各賢籍

鉛筆集卷下序

七

論吏治條貫以至器物各數罔不究切口誦手抄積於  
案几此豈有所悔而怠者乎夫論士者必原其志必徵  
其學必究其終志者衷之存也而誠難學者用之積也  
而不倦難誠不倦而後可終故終難卽是而觀世固有  
早詭烜赫可集事於一時而無建於永圖矯抗沾激可  
徵譽於一時而不競於晚節者其視公何如也當明  
聖湯賢之日衆方期公益究厥施以謀謨廟堂使天下  
陰受無智名無勇功之福亦公之志也而近且累疏辭  
位茲以考績經謀歸卧則賢者出處衆人固不能窺其  
際邪雖然公豈得終辭哉敬以是道公之行

昔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有犯蹕盜環者帝欲重其罪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又曰法如是足也帝許之甲屠嘉爲相大中大夫戲殿上則撻各困辱帝至遣使徑謝丞相夫臣之執法也犯顏強諍而不爲拂君之從言也改容異志而不爲難是故臣主之名俱榮政令一朝廷尊而天下治後世尊君卑臣之分嚴而左右讒間之說勝夫分嚴則情志隔矣讒間之說勝則是非眩矣天子曰辟予曰勿辟由是辟焉則爲濫罰天子曰宥予曰宥宥由是宥焉則爲縱惡於是逆耳之言有貌從之失而君臣之道多不克終嗚呼難哉嘉靖二月秋刑部尚書見素林公旣去位上博采廷議以左都御史魯溪金公爲尚書東魯益公廣平胡公則遞遷爲左右侍郎胡公自南京刑部特召以入君子曰其民之望乎其國之榮乎其刑乎乎其弗濫弗縱矣乎胡公往年爲都御史巡撫大同抗疏諫武皇巡遊拒逆彬之邀饋被斥卧家士論臚之公性周練自始仕至今所治皆要劇有聲望而飾之以文濟之以遠度茲往也有餘力焉况當明天子聽言急治之朝諸君子同舟共濟之美

選之拜福建按察之命其寮諸君相率請予言以爲贈  
予聞之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選之受易學於尊翁憲  
副妙齡擢上第伯季駢列華要稱文章家予則何能有  
所增益哉選之爲儀部二年當 聖天子稽崇古制遠  
覽哲王邇議祀天禮地朝日夕月 皇后始蠶于宮原  
徵建嬪御爲宗社長慮維時百禮叢舉古儀罔使見尚  
書季公受 上密命宸翰日馳乎南宮之署公討論疑  
義區畫詳定入贊大猷不遺餘力而選之實分理厥務  
操績書奏或受公意指或自由創構簡故實擬經制會

卒取具事理粲然而詞誼勁切敷奏惟允予叨部貳愧  
不能出一語爲助然則余何能有所增益哉雖然予亦  
安能已於言夫世所稱以謂難得者精明博洽敏贖之  
才既得之矣施於有政若健副乘長風高壘建瓴水驅  
駟馬騁康莊恣所往而莫之禦也然君子之論屢歎夫  
才之難得又病天時之難爲夫強明矯拂直己而自遂  
奮不度時勢之宜其失也激湍嫻疇暗常懷利而避害昧  
是非決擇之正其失也隨隨不足道也而激豈事之得  
哉誠得夫大雅明哲之君子相與同舟而濟庶幾協濟  
共之誼敢匪懈之志不勝感 而尤不任道而詞以登



茲治君苑逸之矣乃遽別以去予能無介然  
以聳其嗟乎選之何以處此

贈李運司序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財者王者所恃以合天下之衆也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聖人思理財之難故制爲法臧悉備密擇吏而慎守之故吏者天子所恃以守天下之法也吏不良則法廢而莫守法不守則財弊而莫理財莫理則天子不得享其利貴倖強右從而蟠互牟斂其間非獨貴倖強右牟斂之隴隴川澤之賤夫皆能其取予騁智擅力以恣其非望之欲甚則由是徵斂而

鉛筆集卷下

貽害夫廢法爲治雖堯舜猶難之况世主橫滯不經之費欲持此而幸天下之給足其將能乎今之鹽課國用所需財政之大者也特置運司以領之其長曰使曰同知皆秩高而位寵常選諸吏有材譎勞績者表用之戶部郎中新城李君擢爲兩浙運使同知君初爲令爲州守爲揚州同知以入戶部前後皆有財政君皆優爲之揚爲兩淮運司所治君往居其間則其吏能否政利病修廢蓋習見佞聞之而概於中久矣蓋今百司具有已成之法惟明習慎操之自足以致治况以君屢試旣效

之能謹致其無難矣乎部憲諸君子求求予贈言故以

是書之

贈易揚州序

四海九州之遠閭閻幽隱疾痛之情勢有所不得達於天子之庭天子以拊循安集寄之於刺史縣令刺史縣令刺史縣令於民近而易知也其情幽隱疾痛得於目易見也以易見之近告易知之事由是下之情鬱而上聞君

之澤得不壅而下究雖有水旱凶荒之變而民不病故曰天子所與其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今州縣之災甚矣淮之南北連數州之境亢旱淫潦夏秋相仍暴眚膏廬杼柚蕭然流離傭丐殍死者屬於道藉使令沓弗

餘叢卷三序

十一

治守弗恤如吾民何易君之守揚州也始至則親以身當風炎日燠之毒以行禱羣祀浹旬當饋而曠方寢而不寐又已責弛禁抑價平糴列狀書奏天子於是

有寬蘇之詔有賑濟之使夫蓄沓堯湯之世所不能無也惟得人焉以求拯補之術則民恃無患雖饑且瘠而不至盡委溝壑而今世吏其漠然者固無足責幸知其急而欲拯之者其力與才又不足以集事如易君者既不忽於民而力又有餘則爲之民者庶幾其有賴乎初君將之官尚寶卿鄭公屬嵩爲贈言諾焉而未育復也

及是揚之士以君治狀來告則以是爲贈庶幾以慰君

之志而相其勤焉耳

贈蕭提學序

人才風俗之未盡復古也其有由乎古之教也以德今之教也以法以德者其本在躬行入於人者漸而須其遲久之功以法者其要在禁制更不得久其職而責效於欲遠古之人自幼至長未嘗去於學也詩書六藝之文祭祀鄉射讀法之儀春秋合樂攷藝選言之政以至論獄出兵授捷之法教之之術無所不具也磨揅遯董使易其志而卒歸於善自其動作食息身心性情之始而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其究也公卿士庶皆得其才仁

徐學集卷三序

三

讓孝悌忠篤之風興於家而行於鄉邑於乎是豈一朝一夕之致哉後世學校之設自國都以至郡邑聚徒而教之擇吏以司訓勗品式法意猶夫古也而士所習者文焉已矣有司者操尺寸以臨之視其藝之工拙功力之勤惰評隲而勸懲之已矣其所以長育成就之實則非古也蕭君子繼之督學南畿也數為予道陳克菴戴濠簡之賢二公者嘗以御史督學於斯者也陳公動則吾人力變故習以身為教令諸生讀小學習冠婚祭儀後遷副使提學河南戴公考校以文藝古器識有請詢

學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後遷副使提學陝西二公

歷中外稱爲各節而學政尤著跡其所爲先德義而  
後文詞先化導而後防督皆世所不暇爲者於是知蕭  
君善自擇而慕焉者也君之擢河南也仍以副使督學  
又適與二公類夫君子之尚友也苟擇其善而師焉無  
不至也况又進焉吾安知其所先後哉抑吾聞後世之  
更得行其志者難也蓋其所操以爲評隲懲勸之具者  
不得不任乎法也而人之責乎己者前舉法而繩之不  
幸一不當其意則怨且讟隨之况起而撓之矣非篤信  
不惑強立無懼者其不怠且沮耶君往哉弗怠弗沮尚  
久而頌其成焉庶幾吾見復古之盛矣

序

袁州府志序

雲臺編序

嬰童百問序

雲臺編後序

代祀贈言錄序

周氏族譜序

龔氏譜序

碑

鉛囊卷二十一錄

嚴州夏公祠堂碑

完達合唐君遺愛碑

旌表寶氏貞烈之碑

序

袁州府志序

郡有志猶國有史也古者列國皆有史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後世作於朝廷者曰史於四方者曰志  
 興四方之志蓋爛然矣法雖與史異而疆域見焉土風物產著焉創建詳焉食貨兵防祠祀政教寓焉各臣誓士貞媛之風美列焉而後之曰史者所采錄又多於此焉據則志於四方固亦史也袁為江右大郡政賦視古侯國所出才賢文學忠節行誼之士炳靈毓秀彬彬所

鈴山堂集卷三序

一

萃法宜有志故有志譌舛闕誤觀者病之歲壬申嵩登  
 痾鈴山太守姚侯惟寧以書來屬輯志謝不敏不獲於是稽郡乘觀星野攬據子史傳記之說網羅金石之文旁聽博聞山氓故老之談以輔益其事以為志是故首之圖境土別矣次之表沿革識矣次之創建食貨諸目官政具矣次之名宦人物觀法者可考矣又次之文藝古今之制作備矣既成而諦觀焉復自惡曰是惡足謂志夫志繁則複簡則遺紊則失序昧則弗章尚文采則罔實溢美則近諛徇情則曲任已則愚一有於是則弗

公弗公則無以示遠而垂永久惟不獲辭而其事備

不滯於序而其純正也不後於文而其體質也不  
浮議不棘貴勢不比親暱而予奪公其守嚴也書其善  
則惡者戒書其得則失者彰而勸戒之義昭也夫若是  
者志之善歟史之義歟雖然予何能焉竊欲勉焉耳矣  
志比卷十四目四十有一姚侯倡之未幾去今守徐侯  
宗獻卒成之振一郡墜典使文獻足徵二侯之功實爲  
天協贊其成者郡貳守黃君信通判毛君鵬錢君士宜  
而與予同事者郡學生歐陽誠云

雲臺編序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歎吾袁爲州僻在

餘業卷三序

二

江介波嶺澄澗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都官  
郎中鄭谷摘藻鑄詞見推當時其詩散見各賦每得一  
篇咸可贈灸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稽古者每爲之浩  
歎相傳州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予攀磴踐棘往  
尋之不可復識徒見泉聲巒彩稍愴幽邃殆非人間意  
其時謳吟嘯歌斯境有助歟夫詩之道難言矣非天景  
勝竒無以發靈智非功力深到無以造微曠余讀都官  
之作精刻洗鍊時有月露烟雲之思承夜靜吟至讀得  
句勝於得官則其平生殫力於斯可謂勤矣世之士落

口語未得古人一字而遽已爲言病之豈可乎哉此集

事行符之吳中鄭步鶴王文恪公公本錄自 秘閣  
禮以歸手自營校正其譌缺三之一刻之廢幾以補是  
州文獻之闕遺云耳

嬰童百問序

嬰童百問十卷今柱國少保太宰許公躡進於 朝制  
下禮部爰加校正鑲諸梓以傳云原夫醫之道三墳五  
真厥惟濫觴素問靈樞繇斯論著秘啟造化德濟含靈  
法天德以好生本神道而設教上古聖人所創立傳流  
遠乎遐哉弗可尙已自茲以還民鮮龐樸六慾干於時  
珍日邪伐其天和所貴仁哲迭興迺克漸次啟治在商

鈴峯集卷三序

三

則尹製湯液以開識藥性在秦則和論六氣以參兩變  
動下歷漢晉唐宋儒醫味餘著爲方論如金匱鈎玄如  
蘭室秘藏如靈苑秘錄簡帙繁浩無慮數十百家獨念  
嬰兒脈證內經不載其說僅自中古巫妨氏者顛顛經  
以占壽夭歷世相授醫訣斯興則又散漫難考檢閱彌  
艱或有證無論孰究病根或有論無方奚從質據知夫  
嬰兒腸胃嬌脆胎氣稟受時令寒暑燥濕不齊病不能  
言疑似莫辨醫之診治豈不倍見其難哉許公自爲論  
林編修時得此書旣以識其考據議論精密周詳有足

以補岐黃之原未嘗胡焚燬之所亦至蓋留心於是久



矣顧當 聖明御極體天地曰生之仁體生靈札瘥之  
患昨者疫氣流行致釐 宸慮手檢方書親加劑量以  
救藥生靈而公首以是編納忠上進蓋所以仰體 聖  
衷擴施元化衛民命而壽國脈此大臣君子之事也綸  
音嘉答特賜布諸天下斯世斯民獲是書之全活其嬰  
劫俾免天闕豈非幸哉公河南靈寶人也父子兄弟並  
位卿保玄成篤世德之懿公著號家聲之美流澤延休  
厥有攸自識者謂公仁厚惻怛根諸心而欲推以及物  
亦其一端云嵩故表而序之

雲臺編後序

雲臺編卷之三

四

予始得都官去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  
之先賢以爲君一藝名於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  
滅不聞况夫有大勳德節義者乎及在 秘閣閱所藏  
宜春志集有童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信宗  
時獨能知足不辱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  
其時貪得躁進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於韓公  
之祠則其行之可賢又如此而世徒以詩目都官豈知  
言者哉夫誦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有論其

世之歎也予故并錄宗說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

曰高山仰止景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異時朝廷之士有銜命於外者則其同好必相與歛儀賦詩道揚論愨勤勉篤厚若古蒸民崧高之流所以宣其勞相其職美其去祝其還也劉公爲符卿當今天子踐祚受詔往勤祀事于江漢之南于是公卿大臣閣曹署之彥咸歌之夫雲龍協運昭利見之機茅茹彙征後同升之慶駮駮儼服原隰增輝則杼授簡之情聯穆如之頌不當然也歟 國家歷世洊豐爰及近歲崇極而祀 明聖嗣起清廓氛曠登於休明海內拭目嚮風承德觀夫麟鳳遊於省臺纒帛交乎巖壑庸非休否爲泰之昭乎夫常變靡形剝復相代酷暑起於溫旭微霜至於堅冰是編所紀瀾瀾乎治世之音也然考世道升降賢才盈縮士氣興沮人事離合則欣慨係之矣後之覽者寧不有感於斯

周氏族譜序

維周氏居分寧世有譜五世貞溪翁創之七世可菴翁重修之南山來軒兩都憲公又繼修之而今大司寇泉坡公實會粹而成焉爰自岳守世傑子曰文勝參謀帥幕留居分寧是爲一世著本始也自世傑而下載以

鈴崖叢書卷五序

昭穆聯以字行繫以生卒年月著以仕隱履歷迨今十

有三世區分則明系序也錄封贈之譜勅諭祭之文  
優國恩也錄誌狀表碣傳贊名鉅之作紀先德也惇善  
作則垂訓後昆作正家之規比十有二條示範守也而  
譜之法備矣公自佐藩長臬恒以此帙自隨既而入拜  
卿正職典邦憲簿牒之所省決章疏之所敷奏盤錯純  
紛罔有寧逸乃克以其餘力從事毫翰以迄成茲編其  
爲志不亦勤矣哉然予觀之周氏厥先雖代有聞人詩  
禮繼承科第相望而篤澹之祥廼始大發於泉坡公登  
踐八座碩大顯融蓋前所未有者矣古者卿大夫紀德  
昭世於國則太史有世家之籍矧於家可無譜而譜之  
輯公能不獨任其責哉大臣進則爲國陳立綱紀秉執  
文法以文安宗社退則居鄉黨訓飭來裔以爲尊俗化  
公近者以陳謝奉 旨得歸其鄉其子弟後進得公之  
歸聽其言議視其行履而有所觀法以興起于孝忠敬  
讓之俗他日 聖天子特召公起而膺天下之重寧不  
自其成教於家者而推之哉譜成公謂嵩使弁以言故  
爲之序

龔氏譜序

夫譜辨世次序昭穆紀先德尊祖合族疏戚不紊燕祭

禮慶福慶而尚讓與睦而家政行焉故譜不徒作

斯墮矣。湮教衆斯乖矣。而先辱垂而習移。我儀圖之。以訓我有家庸。非吾之責乎。於是始作斯譜。君昔以盛年舉鄉薦業修而志銳。期邁往自樹。然屢試于春官弗利。卷其璞竒。僅試一邑。今旣倦且歸矣。其志乃勤。勤於斯舉。孔子曰。是亦爲政。嗚呼。觀於其家而昔之爲邑可知矣。世之君子必有悲君之立志者矣。

碑

嚴州夏公祠堂碑

翁山卷五十一

七

嚴郡治之東有堂焉曰夏公之祠。夏公諱鼎。字汝梅。慶信貴溪人也。弘治丙辰進士。筮仕爲嚴州府推官。今歿且四十年矣。州民思之。築祠以祀。公祠成。浙憲長平公崧。祈嚴守吳侯世澤書來告。嵩請書其事于石曰。嚴爲郡當甌睦之衝。民訟滋甚。始夏公入其疆。省方觀風。則慨然曰。民固悍而儻哉。夫民謫則難御。惟悍近且惟儻。近樸可導矣。吾聞刑以弼教。然教亦可省刑。乃務爲躬行以德先之。條其約束。開示禍福。凡其俗之暴偷踰侈。爲訟萌者。遏之。稍知畏法者。慰撫之。悍頑者。亦不卽加。法必使惡而思之。至不得已而後寘於刑。至死刑則側。

有選于面目曰吾求生汝而不得也每兩造具請

此言質成健訟之夫望公之色縮舌汗慄不能出詞或有赴郡之庭中道而反者旁郡民求量於上官輒云欲得夏推官夏推官云嗟乎獄者民之命也衡鏡稍失死生懸殊是故聽訟爲難然夫子曰必也使無訟乎若夏公者既優於聽斷而尤務化導其民以正其源庶幾稟蘊德義君子之風矣嵩晚進不及望公之履絢然嘗聞公姿貌魁特其文學蔚贍可以職侍從遇事風發言議侃直可以直諫諍彌綸繚濟之畧可以需公輔而官止一州牧年下壽以卒厥用弗究君子惜之雖然儲休委

金鑑卷三十一

八

禮乃有今少傅公夙授庭訓清忠益議贊 今天子禮

樂之治茂建格天之勲光寵顯大震耀百世則公亦何

必身自爲之邪昔宋歐陽觀爲綿州推官嘗夜燭治官

書爲死獄求生實生文忠公修爲有宋首臣少傅公起

諫垣入翰苑至位政府文學議論屢屢無不似文忠而

隆遇過之若公治獄一事與綿州公又實同符語曰有

陰德者後必大誣不其然世之爲吏者昧此可以勸矣

公志古行方每與俗忤自嚴精遷知臨清州惠政尤多

勢以勞瘁卒官臨清之民亦祠公河堤之上蓋公所至

無不民如此嵩不履景晉休烈敬饜堅石而作迎享

一章使郡人歌以祀公其辭曰

奠桂酒兮椒漿公儼若兮降斯堂  
宮師兮帝傅白玉爲  
聲兮玄袞及黼皇贈兮奎章  
煥日月兮照下土治我民  
今有德卧析楊兮弛徽纆  
孰曰天道難謀兮觀公之後  
今昌大有赫春山白雲兮  
桐江綠波昔衍遊兮憇以婆  
娑延齡兮有懷公弗我來兮  
傷如之何

完遠令唐君遺愛碑

唐君治定遠之三年而報政于  
朝定之民瞿如怒如  
前皇皇如曰公歸不復也已則  
相與聯狀署名詣部使  
者乞留之弗得則相與捧土聚  
金而築生祀之祠則備

益寧卷三碑

九

匱走留都乞予書其祠之碑而  
旅進懸于庭皆垂白者  
羣之老予驚問狀曰吾侪小人  
足未履公府目不識都  
闕今而赴江滿胃瘠瘵以來者  
比以吾令君之德表也  
自令君之來吾邑也而士者興  
學農者力田訟者得所  
憇而平隙寡者有養役均而勞  
者休征寬而供者省廢  
墜者舉流亡者復苞苴弗行  
懼無華要其心誠乎愛  
民者也惟其誠故所圖惟注  
措終久弘遠匪飾文以要  
譽條畫利病抗言於上官必  
使無遺便乃已嗟乎今則  
法我而靡所依矣是故物代  
遷易非石無以紀馨采陳

又無以揚吾聞之令君若公問下土也故敢有請

善予視其貌樸而察其言信也然帝之曰置吏以爲民  
食祿而勤事乃吏之常予祠非所尙也且夫國有典靈  
謀有殿最惟昭惟公其何庸茲曰祠也繫吾邑人之  
爾予他不敢知也蓋屢至而請益勤戶部正郎張子國  
紀則又相之以請嗟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觀于定遠之民非耶先民之言水也曰載舟亦  
舟民猶水也撫之則恩恩則懷懷則去而思佛之則怨  
怨則讎讎則懼其去弗速也蓋昔者周人思召公也愛  
其樹而不忍傷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夫樹猶愛  
矧曰其人或者謂賢聖遼邈教道陵夷民志不純化理  
乃窒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碑而志之匪直以慰定  
民之思嗣更於斯者得所覽觀矣若谷錡字子薦滇南  
晉寧人嘉靖丙戌進士今擢爲侍御史其德業日進也  
予未測其所至銘曰

金華卷三

十

邈彼日南粵古梁州篤產俊父中土是遠入蜀子廷出  
宰畿縣臨濠之墟奕奕豐何君實爲之不亟不徐民之  
所適君樂與處君來于定民始閤閤絃誦濶稀萊蕪四  
境作之飾之必屬其聰雅之闕之俾卽於豐述滯躅滯  
休明易風民所弼隱若切其躬定人恬謳莫厥攸處如

賜得醒沃以時雨野積秬稻庭外行場三威路

漢祚民曰唐侯邦家之光豈第君子神介福進陽  
天子耳日民曰吁哉奪我父母孰哺孰衣疇郵我  
後定郭崇爰作新宮協志貞義不勸而同密邑懷仁  
中牟紀興召國留棠峴山墜派懿德是好今古斯民刻  
文在石永世靡湮

旌表竇氏貞烈之碑

瑞州府通判姜榮仁甫之妾竇氏死節事聞 詔賜碑  
旌門表之曰貞烈正德七年夏尙書禮部符下省府太  
守鄭侯璠令部吏士耆民言曰自古貞媛烈姬必經變  
改而後見史冊相望今觀尙書章奏所稱不爲盜汚死

旌表竇氏貞烈之碑

十一

節者山西之郡多至三十二人瑞賊煽亂彌年攻剽浩  
暴甚獨竇薦不可辱之節凜然儔伍間豈怵威顧身比  
比然抑造次引決畢命草莽不幸不爲人知者或多也

賴 天子神武殄殲羣兇平亂旣成彰善舉而安俗  
弗飭其奚以激勸于后其度地樹落伐石屬辭史氏以  
稱 明詔褒寵節義之意於是高安令翁素使來謁辭

謹按竇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也嫁爲仁甫妾仁甫以  
冬官主事出判興化壽改瑞州華林賊乘間來攻瑞城  
仁甫力署事亟擊都符付諸竇出集兵捍賊賊斧垣入

實度不可復脫匪亟替真符賊執之又執其子婦懇



人可遣還報請官官必

天子亦在執寶語賊曰此

其言實耳語盛曰我不死者以郡符未納也汝還言於官在某處無念我我即死矣至花塢鄉竇遠倚井給賊賄求飲遂投井死賊相顧駭歎去六年五月十三日也明日仁甫求以歸而如生殯城南僧院今祠在瑞城東迎恩門內志而係之詩詩曰

皇降下民厥賦惟均嗟茲竇姬稟德淑靈蒸蒸在門好靖寡言爰待君子守官來釣竹襲冠婚豕突豕奔銅室林麓嘯呼成羣乘間竊發遺侮於垣氛焰翁張載驅彼

餘業卷三

行仰天大呼有淚盈眶詎敢愛死以汚犬羊繫郡有符君子畀我符存罔負我死其可盤盤者村曰於花塢有測彼泉實我死所奮身一躍目不見水躬豈匪郵義之是取如金出冶如玉全璞如彼松柏挺然衆落古有二響投崖而隕爰有彩鸞赴流以盡烈烈竇姬匹之曷歎駢美載籍以昭於後惟行史郡伯抗疏首稽天子亦惻制書煒煌表厥里宅廼相城東作室巖巖玄樞鬆門有奕像瞻邦人至止烹飪是祀肯酒既清籩豆維楚鼓鐘送尸款款歌舞天子萬年金湯四維邦之清寧人

以完媿爾有室女媚媚秀眉閨閣不出豈識悲思刻辭

聖以敷 帝德以揚 命勞以示民則

鈞山堂集卷第二十一

鈞山堂集卷二十一

總



三

記

日鑿堂記

袁山新營所居記

恩賜堂樓名額記

懸車堂記

思勉堂記

別號志

古城新第記

榮賜樓記

餘韻卷五

介福堂記

愛賢堂記

遐觀亭記

寧適園記

記

日鑒堂記

詩教之篇曰天維顛思陟降厥土日鑒在茲記者曰虞  
王訪落之詩也君道也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人君事  
天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鑒於此焉夫人  
臣之事君即君之所以事天者也君曰天為高遠而莫  
予鑒也於是乎般樂怠傲違天厲民者有矣臣曰君為  
高遠而莫予鑒也於是乎泄沓施緩徇私蔑公者有矣  
是故知夫出往遊衍莫非天也而祇若天道之意存知

日鑒堂卷二 記

一

天視聽明威莫非君也而謹守王度之意存斯寅畏兢  
惕福祿所由致也予讀是詩而得臣事君之道曰知事  
天則知事君矣寓邸在長安之街西有堂焉北瞻宸居  
君父在上恒若無日而不臨鑒於此也夫人君其等  
知天其明日月其威雷霆也矧今 皇上神聖睿明旁  
燭萬里在廷羣臣臧否對臆 聖鑒昭昭毫髮不爽而  
予也以眇焉孱陋當沓任豈不重可畏乎因取詩語為  
堂時頌謏斯義而思儆云耳

袁山新營所居記

袁山新營所居記  
袁山新營所居記  
袁山新營所居記

合壁之半於是始謀居郡城郡之西故有官廩歲久而徙併他所或曰許僻可居嘉瑞庚子夏入直於官營葺址而居焉址以丈計橫四十有奇縱如之北枕城麓東舊爲窪池則實以厚土西鄰官局則限以崇垣其南居民數家咸願樂售又買之則闢以通衢加延袤焉余比歲蒞蒙 皇上恩賚隆渥因悉出賜金以佐凡費始作正寢之堂東爲祠堂祠後爲書堂東北建樓以尊貯上賜密諭之札 御筆之詩累賜之詔勅而樓曰瓊翰流輝堂曰忠弼者 上所賜名也其西隙地爲圃累石植樹構堂其間曰懸車行將乞謝而歸則佚遊於斯

鈴峯卷三

二

賓蒞於斯前命之曰愚老之園斯吾作室之初意也蓋吾之始營茲室也自矢諸心而詒書蕃曰吾無勲業在官無惠澤及鄉黨茲舉慎無以私役勞民重吾不德故終是役也不敢假官府一力焉按志郡有山在秀江之北曰袁山以漢高士袁京居之郡因以名茲所居雖在城郭而林岫迴合烟雲蒼翠近在几席巾車方舟往來鈴袁之間隨在而適孰使予樂恬曠而釋煩累者非茲兩山也歟爰刻茲石以識夫興建之所繇而懸車堂

五月廿六日嵩具疏言 比年蒙 皇上所

賜予諭聖製克溢私篋又蒙節賜玄象昨以祿賜所積

於里第建樓用謹宸奎之藏茲已落成伏乞聖恩賜之

名額不勝幸甚是夕召對于璇霄殿上面定樓名曰瓊

翰流輝其奉玄像之所曰勅賜延恩之閣以黃帖一手

書賜之 嵩頰首謝時天顏衍豫嵩復以堂名請上曰卿

事朕克盡忠悃盍以忠名而其下一字未定上握筆凝

神構思徐曰再思之時濕下二十刻嵩既退明旦出御

批乃賜名曰忠弼及命工曹製扁給賜云于時在廷之

臣激瞻羨歎咸謂恩昇堂名雖有二三輔臣故事然其

鉛筆卷五 記

字義之精永則 臣嵩為專蓋輔職曰弼有拂正之義焉

書曰予違汝弼舜命禹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

失夫舜大聖人也豈有違待於弼哉由不居其聖唯恐

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望於臣下如此也仰惟皇上睿

明神聖出於天縱猶且諮政詢謀俯逮臣隣面計札諭

孜孜罔置邇者又蒙賜 臣銀記其文曰忠勤敏達而特

敕曰賜卿此記以便誅猷入告天語所期與名堂之義

實互相發而于忠之一字每致意焉 皇上之心是即

大舜之心也願 臣庸鄙猥瑣冒處政府懷負乘之慚每

受宸渥切冰 之懼輪涓流以益巨海持燭火以助

陽其將能乎惟是忠誠一念夙夜盡瘁期質神明聖  
弗移可其金石斯則臣之所自勉自信而弗敢有負者  
也因伏自念雖臣孱陋不足以仰承天賜然 聖王所  
以寵嘉愚臣之至意不敢不志之以昭示來世嗟夫  
宸章奎畫並河漢以爭輝寶刻璇題揭江山而改觀用  
是摹勒御筆鑱諸琬琰而謹序拜賜之歲月如此云

懸車堂記

昔者夫子之訓以里必擇仁袁州古宜春郡其風氣茂  
密城郭完固其人方田勤生粳稻魚筍果蔬之利足以  
自資故重違其鄉溪瀨湍急大舟不得進四方工巧奇

餘堂集卷五記

四

靡之貨不至故民不見可欲土俗愿樸鮮囂僞器獷之  
習蓋庶幾所謂仁里者矣而其岡巒迴擁林壑映帶烟  
雲寂而泉石嘉郭郭井邑若在屏障圖畫之間又有足  
樂也且吾家鈴山往來不百里而父母之邦也予童而  
遊焉壯而從仕周徇兩京餘三十年務劇形勞思抗志  
于埃壘之外矧年既老而髮種種矣揆之止足之義于  
退休爲宜故擇地於郡治之西使營一區而將老焉而  
題其西圃之舍曰懸車堂或聞而咻之曰子乘軒曳裾  
拖玉紵朱致身重位策足高衢秘苑管籥望宮畫趨晉  
陽便蕃顧問勳渠雖有林泉其得樂諸名堂之云其不

欺予哉余熱不應嗟夫君子進則服勤盡忠於君退則  
忘名求志於已迹雖不同惟義之安而已予也潛志山  
澤馳思邱樊招雲月於東溪侶猿鶴於北谷浩歌永言  
乃其本懷徇祿忘返是惟深耻獨以誤荷 聖天子殊  
眷隆渥義不得遂其私鞠躬盡瘁乃其分耳萬一他日  
仁聖憫其老衰賜之南還獲稅鞶鞶從於邦人父老  
婆娑里門以咏歌至化坐觀美俗畢吾之所好則豈非  
厚幸哉姑記此以俟

思勉堂記

堂名思勉何志

聖訓也是維嘉靖己亥九月廿八日

鉛書卷五

五

皇上有事于山陵駐蹕感思殿召勳輔臣勛臣希忠

臣元臣言臣鼎臣暨禮官臣嵩入對 榻前指示諸所

罷行事宜既五臣退 上獨留嵩諭曰卿勉盡忠誠人

言勿以介意只要盡職嵩感激致詞頓首謝蓋先是有

不悅於嵩者言官希其意會考察論及嵩簾燭喻訛詆

擊甚力賴上洞知其誣不聽既屢賜中旨慰留茲又特

賜百諭勞勉之如此云臣退伏自思念簡冊所載前世

材賢之士及勲德大臣受人主知者何限然或一遭謗

毀欲辯無由在宋慶曆時雖以歐陽修之賢受知仁宗

且橫罹口語自爲奸惡尋不免臣之行乃若嵩之果



鄙賚瓊荒劣謬盤損斥棄遂乃分之宜顧荷蒙 皇上

庇護保全恩眷愈厚視修所遭不覺異霄壤哉此實遇  
我 皇上容蓋如天地故小善弗遺明照同日月故煩  
言弗惑嵩也曷克以欽承之夫忠者盡己之謂誠者不  
欺之謂此爲人臣者事君之道當然也臣自蒙 皇上  
簡任禮官以來適禮文事殷百責叢委每便殿召對夜  
分始出諭札日數下章疏題覆取具倉卒嵩本無他能  
惟是夙夜盡瘁罔躬之恤樸忠孤跡恃公道與神明而  
已凡所擬奏殫盡心力必據理之正語皆由衷間有違  
拂上亮其誠不罪也忝冒寵私踰越恒品然衆所嫉忮  
亦繇之嗟乎嵩曷能報 上哉亦惟 聖訓是釋是思  
惟忠惟誠勉盡職業圖報於萬一耳矣至於毀譽利鈍  
非臣之所能知也謹恭錄 聖諭度諸堂中而題其顏  
曰思勉云

### 別號志

古者父命之名朋友則以字稱 今世士大夫於名字之  
外又創別號其始二三元老爲 復學所尊稱近歲則凡  
仕宦皆有之故雖以予之謫劣亦不能獨違於俗因自  
號曰介谿迨又更號曰勉菴云 介谿云者予家谿田之

上有磐石亘水中因以名志居地也然予意不唯是蓋

觀十先正凡所自號恒寓意儼傲而匪取適泉石之謂  
夫介者戒也谿者欺也大學論誠意以毋自欺爲戒世  
義也守己事君交友之鍼砭藥石也予欲日誦之以不  
傲焉耳勉菴云者嘉靖己亥予被時論 皇上召見而  
諭之曰卿勉盡忠誠人言勿以介意余退而名其堂曰  
思勉遂以名菴志感恩也且服膺 聖訓而時自省焉  
嗚乎聖賢之訓明如日星君父之恩同於天地余也一  
息尚存此志靡懈嘉靖壬寅夏 五在告病起偶書

古城新第記

雲岑殿喻北隅支阜衍迤虺繁翼赴折而西南曰古城

鈴峯卷五

之巷有邱突如有泉澗如泉上堂寢門序鬱如萃如而  
有山林之觀者侍御察君乾兆之居也始君謀考室視  
斯地有異狀問之某氏之遺址也其泉旁居民侵削幾  
半圃分而室跨以君之亟酌其直也咸樂費焉積歲月  
侵者復分者合跨者撤中作堂曰蒙耕蒙耕者君舊業  
在邑北蒙山下示不蕪本也又曰佳而休有明農之意  
云其東依山作樓曰明恩尊 勝勅其上登於斯樓則

凡五星之峰九十九折之水皆得平觀而俯視之作寢  
堂曰成教寢稍前卽蒙耕也翼 以兩廂曰正蒙曰務本  
北在軒曰音靜北作重屋曰韻 勸學並而後曰我泉井

北池東菽果蔬作圃圃後通衢作市區皆綠以甃

堂之西作門曰聽繡門作樓者三以俟賓至而休者

子姓學者困積者衢左作兩甃門自此北去入茶

營臨澗作行屋曰在澗入南出鳳池門據石阜作亭曰

可亭有雙澗翼出旋于江匯為澄潭若碧練迤遞隱隱

林木間羣峰森列天際茶落烟火川原帆舶舉在目睫

境于是為勝環蔣松栢石被以蓮茨而作櫺屋曰望益

合之曰古城新第云侍間謂嵩曰吾黎之先唐常侍

諱植者自河南卜喻北山家是曰遞步宋華文閣待制

諱立武者實元厥宗食益蕃而代有顛融寶慶間諱

餘黨集卷下

秀栢者又自遞步析居水山彈峰之下是曰小步小步

之析至鳳凡八世析古城焉蓋經始至今歷二十稔而

締構始備其勤如此吾既無所用於世則庶幾優游而

終老焉子幸為我記其既使後有考也嗟乎君子懷抱

奇傑事功德業期以為世用也若夫考槃樂泌隱居獨

善者之為耳侍御以名進士歷臺察貞憲育英聲望踔

絕要欲橫厲遠騁自表見顧遭讒罷歸無所事事獨竟

其力于斯以隱處為樂且其志哉雖然昭榮而蓄德勤

稽而敦教含章而寄幽坐統振緒則所以貽其後者遠

矣吾聞位不滿德者後必大侍御蓋厚而發之薄用宏

榮賜樓記

而出之微吾將視其食報於後之人也己姑記之以後

古者人君有賜于其臣乎曰有賜衣裳以彰德也賜弓矢鉄鉞以專征也賜珪瓚以祀也賜籍示訓也周武王賜臣以大訓以肅慎之矢密須之鼓咸以崇勸功德非是者弗與古者人臣有報賜于其君乎曰有衣服服以拜賜車馬乘以拜賜召穆公受周天子之賜作廟器銘而藏之晏子為齊相幣車羸駟而君子譏之以為隱君之賜少傅大學士序菴李公為今天子所簡任眷寵優渥晉錫便蕃公于是作榮賜之樓其始建書院尊其中為珍謨之亭珍謨者上所賜名也亭之後則為斯樓棟宇雲矗簷阿鳥翔軒敞礧密迥軼浮濫宸章奎翰問政之札救天之歌同遊之賦褒忠之勅赫奕昭回于是乎在瑤編細帙織文之服篚頒之幣牧貢之金爛盈克斥于是乎在公之言曰上德至矣時也何足以欽承之惟是昭揭虔志吾無窮之感云耳其召穆之遺意也歟洪惟我皇上天縱聖智知人則哲廷臣鑒別慎所許可異寵殊錫唯鉅老二三少傅公純誠忠敬溫文端亮夙夜匪懈以能迎天之休為宗伯為元輔贊翊

榮賜樓記

九

禮樂彌綸王度推引善類劑量吏治嘉猷日告上眷

夫已而聽焉蓋功在王室澤被天下矣且貴窮卿輔而禮愈恭心愈下休休其量無愚智善信之夫濟物成務功也此世壽民德也兼有二者自天申之適是自祿其誰曰不宜嵩執筆從太史後公命記茲樓之成爰贊古義敬述斯文後世欲知我明君臣相與之盛可考見也已

介福堂記

兩洞庭山居震澤中其西山之麓今少宰徐公之居也公始家食奉母太淑人爲堂而居之當澱紫峰之陽前臨太湖巨浸溶漾林岫鬱紆島坻瀾渚盤互交映嘉木

徐集卷五記

十

美竹清秀敷舒凡觀望浮遊之勝堂得專之旨其瀟灑無求於外而足山之人曰太淑人稱備福矣而公之心恣乎其未有嫌也公起翰林自編修侍讀歷學士宮詹至今官積二十餘年遭聖天子鏡意文治公日侍講

經啟沃之功懋焉由是賜語贈福若考皆如公之官而太淑人始有今封宸章煥賁公涓日選使馳歸爲壽曰百今有以慰吾母者爰摘詩中語名其堂曰介福云山之天啓嗟忭欣彙有誦言昔矣茲堂以循以教今肅瞻

帝製之襄水闢若廣山增而高堂之翼翼以降以

夫人宜受天賜吾有簡福若有酒食以介景福

聞之禮曰百順之謂福夫輔德沃心忠之至也榮名顯親孝之大也忠孝之謂順順斯福矣夫是之謂福備洞庭之兩山居東者多貴仕而西無聞焉先封君篤孝義太湖人克相之毓德流慶乃有今少宰公顯然公輔之望蓋蟠螭扶輿闕于古始發于今哉是用摭諸山人之詞志此堂壁列之圖經以永憲于千萬禩

### 愛賢堂記

日鑒之東有小堂以愛賢名之其先爲少保東萊毛公謝文正公費文憲公相沿以爲居第者也歲久圯甚予

鉛槧集卷五 記

十一

貫而新之夫三公者當代之賢輔也文章功業在人耳目而予昔筮仕詞林皆嘗望其顏色炙其誨諭者斯地也賢蹟之所寓也昔皮子作七愛之詩慕房杜以爲賢余竊取斯義故堂以名焉或曰鴻跡難期萍居靡定長安宅第凡幾閱主矣留意于茲不亦惑乎雖然姑以志吾之所好云耳且吾之居於斯也凡紆軫而維駟者皆朝之宗工彥士也就芝蘭之馥資飛澤之益以足吾之所好而聞吾過增吾之所弗及皆于是乎在是故仰法于前則爭得我師近取諸善則人樂我告斯吾名堂之

也然孟氏謂士當論世尙友則又有進乎古之人者

退觀亭記

焉爰書以爲記

蓋南廡之壁爲牖閱其前則爲鄰某氏之圃有麥在土  
茁出青翠如剪有杏始花縞艷繁郁如雪雜樹數株離  
雖然立其旁近屋鱗比櫛次蟲蠹相望又其前則都  
城言言橫亘如屏舉目而望則見夫天之高日星之燦  
烟雲風雨之明霽變幻鳥羣飛而高逝曠焉朗焉得大  
觀焉嗟乎昔之居此者環堵以室四面無所達目無所  
覩固鄙塞而昧昧也今不出戶而得寥廓之觀雖處塵  
市若出林垆憑欄舒嘯景物森羅胸臆煩擾之累豁然

退觀亭記

十二

而釋竊有獲於君高明遠眺望之義故名曰退觀亭云  
寄適園記

獲地爲圃中樹一亭以資燕息種竹數挺雜蒔護卉以  
供怡玩命之曰寄適夫結林木以延清避喧囂而借豁  
此恒情之所欲也然而委費王室夙夜在公萬務嬰其  
慮百責萃其躬聞君命則行不俟駕草奏記則筆不停  
揮雖欲寫情衍衍樓志恬曠豈可得哉園名寄適予未  
嘗得一日之適聊志斯語以代解嘲云

嘉靖乙巳仲夏日記

嘉靖丁酉予亦至禮鄉

上方肇興禮樂秩羣祀

輔臣暨禮鄉入對

日或再召三召或夜分始退予時

居都城西四里許

使者宜召旁午每輿隸弗及則單

騎疾馳因始貫居

西長安之衢以便趨入方營構之初

予扈

蹕南行子

蕃董治諸役以己亥三月十日舉梁

於正寢梓人綯人

受指集事適有羣鶴來自雲外下止

于居址之上旋遶

翔鳴良久乃散衆駭囑異之曰鶴不

恆至也至必于茲

地茲時不後不先若相約期得非瑞

徵乎故咸有斯干

之祝余歸自承天蕃亟語所出迺告

之曰鶴集為流古

有其事作善降祥惟人自致於時保

翁輩 卷五 記

十三

之勿喜勿恃是歲

七月廿五日落成始入居啣記其歲

月如此



記

南京工部新建器皿廠記

贛州府重修二學記

袁州修城記

安慶府堂記

方氏祠堂記

潘氏祠堂記

秦和陸侯祠堂記

朝昕亭記

錢山堂集卷二十三目錄

關齋記

分宜新建萬年橋記增

南京工部新建器皿廠記

等兩部並峙歲供應器皿其一萬計南部親北何三之一然其責均其料且綱運之費恒倍蓰焉每歲掌故來會物庀材頒於羣工以謹百事是故祀於宗廟燕於公宮實於王寢凡器厥有常制罔敢或踰凝土爍金敦采設色刮摩斲削凡技惟良惟勤其弗良且勤厥有常行罔敢弗共當發運兵曹暨給舍監院執簡而臨之咸引數其實詎曰授使獻焉夫君人者統馭四方爲民主

鈴峯卷三

記

惟正之供雖上古聖王猶不能無賴民力以自奉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故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匱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其由來者遠乎禮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木工石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至周官考工記未嘗不歎聖人制法之詳且密也孟子謂萬室之國不可一人陶器不足用也夫以一家言之必什物庀焉而後一家之用足推之於國可

知矣况有天下者乎前此工作寄于司空之署叢累突器成則山積兩廡以需發運紛沓散委不便防察

司空崔公文奎喟然有意其圖之也謀之少司空

經其議以克協會稽隙地於玄津橋之西焉燧臺在舊  
溝五十三尋其深長倍之郎中方君選喻君智主事放  
君英實勤營度乃建斯殿修垣旁綠重門外楹中爲視  
事之廳東西序爲燕休之堂爲候吏之室廳事之後斗  
折直中爲甬路衙列爲房凡十連連各十楹工執藝皆  
在焉區分阡列闕達邃深汲有井滌器有池庖度有所  
祀土祇有祠玄津潛潛長橋卧波縻艦橋南發運則舉  
趾可登嘉靖癸未冬十月甲子告成乃合宴於堂既退  
舉肅欣然曰惟茲奉王制循典貢至重也今京師斯制  
旣備舊都顧仍簡陋曠於百稔昔渙今合其得失也遠  
夫創制經務則建置之道必服職效虔則忠敬之美  
安豫樂成則惠後之利博非司空公治官如家之誠  
其誰能爲之若曰是役之末則惡知聖人用大者之道  
哉乃共列其事使辭諸石以永公之功於無窮少司空  
何公益春伺公天衢先後繼至完飭增美法得備書嵩  
承之議紀載旣讓不獲乃書于茲石

贛州府重修二學記

王政首學校天下郡邑皆立學以尊祀先聖敦教化重  
人才也而其職修舉繫於天下郡邑之吏然予觀今爲  
吏有恭簡肆故學有修廢

傳薄爾仁義廢民不興行寧獨其過亦教學弛吏失  
也而茲賴郡乃有二學修云二學昔郡守曹侯凱斥身  
德寺之基徙置歲久弗治廟祀弗虔前後吏欲舉焉弗  
就正德甲戌巡撫都御史蔣公昇始詣學慨焉議興茲  
役太守邢侯珣適至曰吾職也急奉公意稽羨市材募  
勤庀役獨吉始事而以同知趙侯本溢茲役二學中合  
爲廟凡所宜有感一新之有盥燎之位有牲殺之所有  
堂有齋有觀射之圃有儲經之閣有庖廩之次有門有  
綽楔傍有八賢祠考成祭于廟命負偉耀城級坦修笙  
鐘協和牲幣飭嘉先是汀寇竊發贛人患之曰學將墮  
成已而卒成寇亦亡患提學僉事田公汝籽蒞學嘉茲  
功曰是知務所先矣乃命學官諸生具事本末來詣予  
書勸諸石先是二學興替學故有記備矣不書書今所  
修學系之詩詩曰

猗歟學宮祀教實崇宜崇而地曷以爲理振敝舉廢不  
曰在吏吏眎聘貽累政相繼惟此二學邢守所作守昔  
下車適寇爲虐阻山負谿數起鼓枵中丞建謀茲學是  
圖守曰休哉拓地克徒咨尔民庶寇來在吾民曰德我  
不誠用勤頌言盈城魁愼勳泰版幹喬鍾舉引斧斤聯

集腋成裘其典乃正廟序廟序翼翼乃作二學二德  
秩穉生師倏處有堂有室爰有俎豆亦有書詩以祀以  
教俾勿怠墮文治州興邇自茲始百爾有政視此成美

袁州修城記

正德庚辰夏大雨水袁之城壞太守江東羅侯輅始至  
議修之維時兵革甫息饑餽耗竭民用告病侯曰吾政  
未集而勞民不可乃已責弛禁均役清訟罷勾攝之卒  
節賓客之費是歲備而不害稼有秋侯乃進吏士耆民  
言曰惟設險守闕繫城惟茲城壞掌故之令其責在予  
予曷敢不力乃進富民之義而才者曰爾其董而役植

翁彙卷三

四

表定位析地計功惟協力程事以章爾義名乃召匠氏  
而諭之曰工惟良惟堅無苟補塞頽漏以速弊無玩無  
怠苟以速弊與玩怠有罰乃用祝幣告於城隍之神曰  
實相厥成以利我民惟神之休閏秋之吉萬堵並作工  
徒子來侯識慮審確才敏而志銳始自隱度規費所出  
民弗知也比庀事之日板築之用畢具木石瓦甃填委  
山積百爾所需咸出計措無糜於官無病於民侯素精  
悍夜分視事罪罰所入一付公所秋毫不私佚道使民  
不俟督迫相貲出力罔有或後越三月兩王畢君子以

詞羅侯善爲政也維袁州府直隸春郡其有城最麗堅險

昔人謂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處體然觀夫崇墉疊  
雉層樓周閣遠近廻合綿亘轟屹被以休阜阻以川坻  
隱然與區也往時鄰壤有潢池之變袁獨安枕無恐民  
累纍然道相屬祿負而至曰袁有城可恃也其形勢旣  
足相援其民亦樂于耕耨以自足土沃無外募則濫巧  
不作故鮮爲盜長吏撫循誨誘治以禮義故常易使而  
事有成羅侯自南大理被命而來下車問俗濯其瘡痍  
煦以惠和民旣輯睦遂能用其力以爲茲役樹風聲而  
壯規度植利捍患垂之無窮雖有小警不能以病袁也  
然則袁之民其果可恃矣乎予觀侯杜未踰年百廢具  
興其考大成之樂於學飭祠於仰山觀兵于郊峙粟于  
庾思力變世吏之習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多可書茲  
役也民不知勞役不違時郡人之所欲書也故特書之  
且曰使嗣是者修其政俾無墮相是役者同知袁侯經  
遠判朱侯祺徐侯麟法當附書諸執役名氏則列於碑  
之後

安慶府堂記

今郡守惟古刺史之職地方千里生齒以萬數聽命實  
成于刺史之堂刺史能憐舒休戚之及有警也定難持  
危民命彼類是故刺史秩尊而繫重前代制符錫服文

車蓋駟馬或加號持節視其室有制鏡之等  
有芾舄之嚴麗物采容衛咸稱而備夫豈私其人哉蓋  
曰使民安其田里無愁歎之聲者良守長而已 皇帝  
宅位十有二載重恤民隱思責效守臣詔書勞勉勅監  
司見待特異其禮維時莆田姚侯正以地官正郎出敘  
安慶下車問俗率職底功踰年百廢具興顧治事之堂  
歲久圯甚瞻視弗嚴侯則喟曰是惟吾寮屬之於斯吾  
政教號令之于斯弗卽弗圖予則有愆乃始經度事新  
斯堂博敞豁明體大勢尊故所照陋倏然煥崇考之圖  
記元韓建守郡有捍敵完城之功忠宣余公嘗以大節

鉛山集卷五 記

六

揭名斯堂其後忠宣盡節赴難視建尤烈耿光懿酸實  
遺此邦登斯堂也撫前人之業而寓景行之思焉夫君  
子居其位則思勤其事稱其任則可享其榮堂之渠渠  
君子攸芋擁笏峩冠環屬而高居可無思乎其思維何  
我服綺華我饌饌豐上恩之遺民力所供何以承之曰  
愛與忠列屋連薨烟火萬家鷄鳴犬吠達乎邇遐何以  
撫之俛罔怨嗟長江天塹樓櫓千雉屏蔽國門金湯之  
峙元失其政生靈糜敝所在擾勞桴鼓幡幟悲哉一忠  
抗力豈瘁凜凜生氣萬古攸祀嗟乎教化者爲治之先

者人臣之大閑也古之人福慶流于家

名光于史冊有不在茲乎夫是道也使躡此位登此堂者允勉弗斃豈惟諸君子無窮之聞抑我國家無疆之休焉懷寧何令繼高使來請志成績斯舉也庸訓于有政故詞弗以頌

### 方氏祠堂記

嘉靖癸未冬十月南昌方氏祠堂成方氏故有祠創於陰陽正術君鳳君歿越正德己卯逆藩變作而家及於兵祠因以燬今卒復之者君之子侃也嗚呼豫章之禍慘矣乃予聞諸里父老言未嘗不於邑太息焉方濠稱兵東下時悉輦金帛婦女與俱其廝養下卒留城中若

### 餘黨卷三記

七

固棄之耳諸郡兵薄城門闐然四開無與守者濠阨安慶而歸衆素怨其殘虐無鬪志因成禽倖耳當事之臣不務禁戢其師乃益燔民居株捕芟夷鋪張據獲以侈功伐由是閭里蕭然鞠爲荆棘瓦礫之區嗟乎豈非斯民之重不幸哉當是時侃以太學生卒業京師亦被逮繫賴今上登極昭雪而歸而視其故基則蕩然墟矣侃念祠祀之隳父祖之所貽至此而俱息也撫景徬徨盡然以悲拊心疾慮閔閔焉圖復其初旣節縮凡費畚壤庀材弗遑他役而首建茲祠夫人事興墜相尋故家巨室不能保其常隆而無替也惟夫世德之積者厚其發



源深其植本固則雖顛踣困仆而弗質蓋振焉方氏之  
先出山東汶上諱原鼎者官饒州路總管子孫遂家鄱  
陽復徙今南昌國朝承樂間以政以安兄弟並領鄉薦  
所居有樓以雙桂名以安生子忠正術之父也宦學相  
承其由來也遠至正術君以卓行稱于鄉學士東白張  
公負道德峻望特重君與爲婚姻四方縉紳士道過洪  
城必禮君之廬君醇誠而樂易仁惻而惠施白沙陳先  
生以爲比德於春稱君曰春野手書二字遺之聞見素  
林公爲傳其事流風遺韻人至今道之不衰緒休滙澤  
淳涵演迤未竭也祠復也可以觀德矣侃礪石求予文  
以著弗朽歷數歲而請益勤察其志有足哀者夫豸離  
興宗國之嗟鴻雁遂于垣之樂觀於一家而國之理亂  
可知也故書之而附予所聞者如此使後之人得觀焉  
祠凡若干楹堂寢門城廓序庖漏率仍舊址而規構損  
十之三四稱力以備物君子曰方氏之子於是乎能禮  
祠成之後十禋癸巳春三月記

秦和縣陸侯祠堂記

陸侯諱震字汝亨金華蘭谿人初仕爲秦和令其治行  
最著其故老髦士談侯者曰正德紀元逆瑾柄政擅威  
福自恣吏重足立嘗以慳迪誣民償及責徵需補庫期

限嚴甚他邑皆急取諸民以道罪罰侯至則毅然曰爲民父母昧患而弗能救如吾民何力白當道直其誣而計補公帑民賴以甦鎮守中官歲索貢絺亦爲告免得弛其徵縣濱大江索丁夫者無寧日一裁損之忤權貴弗恤也閩廣流寇次境上居民洶洶時議城各邑吏久怠愕貽不知所措侯料兵制守先事爲備賊旣不敢入而日夜窵切廣積儲勤構度未幾城成財力皆所規措而民弗與焉其爲民捍患興利如此其爲兵部主事也武皇將北狩廷臣伏闕交疏請留侯言獨剴切以故

得死墀下而天下想聞其風采得其書讀者莫不吐舌

嗟異以慕侯之爲烈也其見義忠憤如此夫士平居問學懷事君澤民之志恒患不得位以施及其得位多畏怯顧望爲身利能不易其素者鮮矣若敢往奮激寧忤權奸蹈禍責而不忍以病吾民與負所學者尤鮮也予聞侯政暇則引諸生講磨理學崇表風節毀斥淫祠攘觚老釋諸所爲一出於正孔子謂學道則愛人而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侯其有焉嗚呼庶幾凜凜士人之

美節矣縣舊有侯生祠在治之西偏葺士民懷其德私肖像祠今正德庚辰監察御史唐君虞佐出按是邦貞

憲稽賢因民所嚮以徹吏治勅有司完宇除地置守者

歲時奠饋長吏率諸生行禮嗣始著爲公奠而古守徐侯士元實屯茲役廣開以妥靈嚴翼以洽禮民乃大悅于是徐侯走使屬嵩書其事于石少宰整菴羅公曰茲吾邦人之志也子宜書遂書以示凡爲士者使有勸也

### 潘氏祠堂記

祠堂古宗廟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至于士皆有廟庶人祭於寢後世廟非賜不得立先儒以爲情靡伸也於是斟酌古禮爲祠堂之制以廣夫士庶人之孝者而達鄉貴仕得通行之是故以奉先則幽者歆以序族則渙者萃以建宗則統者一君子之欲孝敬者于是亦得自

### 鑑賞集卷三十一

十

逐矣嶽桃溪之潘文獻宗也其始闢三山人唐末避亂而居歛後諱逢辰者上書闕下不報徙而隱婺是爲桃溪始遷之祖傳四世至初公益大潘氏之業潘之祭則歲首有團拜之儀寢堂有懸像之祀祀畢有餽餘之飲繇宋歷元至子今率行之世遠族蕃廳事至不能容亦有謂其簡畧非制正德間前按察僉事珏倡修譜牒嘗欲會族建祠未果而卒按察之從弟今少司馬公珍從子少宰公旦始議捐俸圖成之乃以謀于其族之長且賢者又以謀於其族之仕而有祿者議咸如少司馬公少宰公乃相宅於溪之朱紫嶺負陰而陽雙渠合流羣

峰擗天下者曰禘諸宗所至道里均焉鳩工庀材是鄧  
是厦堂室楹龕咸應執法中以奉始祖考妣再世而下  
則標祀其有齒德官勲及文學科目者貤封典者各以  
昭穆而咸祔廊廡庫厨倉廩書塾繕飭具完繚以周垣  
題其門曰桃溪潘氏祠堂云二公以嵩辱末寮屬爲之  
記夫古禮之不復久矣昧者安陋訕者限財弗得者限  
制故舉世行者鮮天子之卿秩視大國之公潘氏之法  
固已得準古五廟之祭矣內而兼少宰司馬外而合都  
憲岳伯郡牧之祿宜爲此無難焉或者以謂服盡之祖  
遠而不祭有後之宗踈而不耐先儒以爲祀止高曾固

也然克類析義疑有未盡故程氏謂祭先之道但可知  
者無遠近多寡皆得祀此泝流而源推枝於幹所謂報  
本合萃之道也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言乎積而大  
也潘之初祖邛闡建疏功罔被於斯人遺休明德積數  
十葉乃光顯碩大在今日爲極盛所謂德厚流光盛德  
必百世祀者是已沿情定義不規規於合古而惟求當  
於吾心蓋亦君子所不廢焉潘氏必有以處此矣乃若  
少司馬少宰二公勲庸位遇日大而隆予以贊翊我

聖上惇睦昭明之治則又自其施於家者始而羣從競

興聯華媿美乎古潁川高陽之宗榮祥彌遠宗祊彌輝

君子當有嗣而書之者祠作于甲午之冬十月迄工于乙未之夏四月云

### 朝昕亭記

太傅張公於賜第之西作朝昕亭有客過而賀焉曰美哉亭乎觀名可以思義矣太傅公曰何哉爾所謂義者密曰台聞之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臨于會臬是謂蚤食臻於衡陽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烏次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薄于虞淵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是故朝昏昕晡有循環之義焉茲公之名茲亭也其然乎太傅公曰善故言乎善言必再客曰台聞之古者諸侯朝而辨色端委立朝晝而考職陳力就列夕省典訓懲愆思咎而後卽安卿大夫朝稽其政浚明官箴晝量其食宣序民務夕覈其業庀修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簡以法坤晝而講貫易以法乾夕而習復仁以法聖而後卽安是故夙興夜寐有惕厲之義焉茲公之名茲亭也其然乎太傅公曰善哉言乎善言必三客曰易有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又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是故登斯亭也察其容光知道之本仰其鑒臨慎處之獨于乾夕惕則以保富有之業不然則陳有豐蔀之

憂于晉昭明則以崇日新之德不然則胸有明夷之象  
夫大禹聖人也惟寸陰是惜文王亦聖人也雖日昃不  
追聖人且然而況其他乎茲公之思茲亭之義也其將  
寅畏凜新惟日不足斤斤天明永錫之福矣乎故曰觀  
名可以思義矣太傅公作而曰善哉言乎請書以銘吾  
亭

閑齋記

少宗伯汪公以閑名其齋于是學者稱爲閑齋先生而  
其義或未之能悉也嵩間待坐請焉公語之曰子知夫  
學乎夫學以治身而已治身之道凡于食息起居之小  
以至用於家國天下之大無須更可去於誠所謂誠者

餘嘗卷三記

十三

實理在已無非微邪妄之于而已易乾之文言曰閑邪  
存其誠吾始讀易至閑之一字惕然悟曰茲非學之要  
乎吾取以名吾齋雖然閑之功難試嘗試思之容貌欲  
其正也而或失於暴慢思慮欲其整也而或失於繁亂  
語言欲其重以舒也而或失於輕疾以至飲食起居事  
物應接之際無不欲得其宜也而或失於恣肆迷惑若  
是者皆誠有未至也誠未至者邪之爲害也是以君子  
之學貴閑那閑云者知防以止水如垣墉以禦寇私欲  
之在外者禁之德不修入則天理之在內者不待存之

自存矣昔者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太公敬勝身  
義盈欲夫子教顏淵非禮勿視聽言動制也勝也勿也  
皆關之義也而敬爲要敬則一一則天君泰然百邪退  
聽而無所事於間矣嗟乎此聖學也而予也竊有志于  
是而未能焉子其爲我記之嵩嘗從公翰林見其指事  
陳義醇深雅厚則以爲妙於文詞敷導諷諭對切明暢  
則以爲優于勸講見公居冑監正規端則整肅嚴毅則  
以爲良於範模見公剖紛應遽周練明達隨所施而克  
當也則以爲長於經濟而不知其本原之地所存養者  
有其要操修者有其實守之貞固故發之闕碩若是也  
且公作堂于雙溪之上而名之曰閑初則公旣以乾之  
九二閑其身又以家人之初九閑其家矣吾聞君子身  
修而家齊則國天下治平由之他日欲觀公輔德格天  
之業者其殆權輿于此乎請遂以公言記公之齋而因  
以示夫學者使相勉于是學也成已及物亦公之志也  
歟

分宜新建萬年橋記

增

分宜邑治前瞰秀江發源于楚萍至此渟滯而邑之西  
東限以兩山東以巨峽每春夏之間水瀑溢洶湧往來  
者以涉爲病迤東崇崇下步有清源古渡路當要衝有司

濟以二艇間斂民財斥官駑比舟加板聯爲浮橋以通  
濟之然水稍泛澇橋復斷病涉猶故而一造費數百金  
越四三年輒壞居民行旅盼江漲而廻轍迫則從舟橫  
奔而渡類雇覆溺頃歲子侍郎世蕃以事歸嘗兩捐金  
造舟與橋民頗稱惠然邑父老謂必造石橋庶可永久  
而費則鉅萬合辭詣蕃以告復致書京師以告於予曰  
公爲宰執當爲斯邑建千古長計予私自念屢歲荷蒙  
皇上賜金雖嘗捐造宜春二橋而此舉猶不可已父  
老言良是廻輿石橋之役始度地相址議者爭論東西  
弗決有指今處者曰盍在斯廻櫃水畚土探其底則下

營囊卷三記

十五

有巨石橫亘其平如砥遂加石立墩稍移之東西則深  
溪浮沙邈無涯矣信異哉若天設地剗焉先是予往來  
吳中閱橋而美於是徵匠買石於吳川運山伐載以巨  
艦溯江入湖至於樟鎮灘水淺涸易數百小舟乃獲抵  
于宜而石猶不敷將往吳復買之一日鄉氓來告邑西  
揚江之岨有石盍探諸穴數處果獲石堅大豐盈用  
遂以足旣謀合財集制定工與醴水爲道凡十一空其  
長一千二百尺有奇廣十有八尺翼以兩欄如其長之  
數計用白金爲兩萬餘縣令許侯從龍出力經畫侯吳  
人也故計處甚習以被 召去典史周承源耆民張滄



王治龍張梧則專董其役郡守張公任簡推蘇君景和  
時勤督勸勞有加巡撫中丞前可泉蔡公鍾陽馬公繼  
吉陽何公愬按侍御五台徐公東泉鄭公行部至皆親  
往臨視申飭羣吏罔敢弗其經始於嘉靖丙辰秋九月  
訖工於戊午冬十月行者嚳嚳獲履坦途易危以安罔  
不稱便夫自有天地則有此山川歷今凡千百載橋渡  
之建古今人非不欲創構之也悉阻于時力而有不能  
予始者惴惴焉以難成爲慮旣而禱於山川以徼神明  
之佑又賴諸大夫之力乃克有成噫亦難矣父老以書  
來謝曰是惟萬人之緣萬年之利也吾儕敢不德公之  
賜予曰非也吾非歷任之久而明錫與之隆其曷能焉此  
吾君之賜也自古人臣愛君之賜則作爲銘誌以示  
弗忘江漢之詩曰維召公考天子萬年曷名斯橋曰萬  
年橋以無忘 聖天子之恩以仰祝萬壽與天地相爲  
無窮焉此吾之志也遂勒石以記

